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七回 碧落黃泉尋蹤覓跡 紅顏白髮憐子思夫

話說湘、寶二人聽了甄士隱的一番言語，喜不自勝，忙問道：「方才老先生所言，送令愛魂返太虛，不知令愛是誰，難道也在金陵十二釵數內麼？」士隱笑道：「二位原來不知，小女英蓮，因上元佳節家人抱去看燈丟失，後來被拐子賣與薛家，改名香菱的，即小女也。」湘、寶二人聽了，忙又重新施禮道：「晚生輩不知老伯的大駕，多有得罪。香菱即晚生輩之嫂也。」

士隱亦忙答禮道：「我們原是老親，應嘉甄公與弟是同宗。」

寶玉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適蒙老伯慨許晚生輩魂返太虛，不知有何仙術？尚祈明示。」士隱笑道：「二位不必疑懼。」說著，回手向直袋內取出個小匣兒來，打開抽出兩支名香來遞與湘、寶二人各一支，道：「你們二位今晚臨睡時，可將此香點著插在枕旁，自有奇驗。」二人接來，又拜謝了一番。只見那僧、道二人吩咐鬆鶴擺上酒果來，與士隱、湘、寶五人暢飲了一回，又談了一會天機，僧、道遂留士隱在後洞同歇。湘、寶二人仍在禪堂安宿。

當下，他二人送了僧、道、士隱，便回至臥室點起燈來，將名香取出來仔細看了一番，亦不見有甚奇處，遂在燈上點著，但聞一縷清香自鼻入腦，令人心魂俱醉。二人只覺困倦思眠，禁不住打起哈息來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有些意思。」便先打開了臥具。將欲解衣，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脫不得衣服的，難道我們赤身露體的去登太虛麼？」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也就笑起來道：「柳二哥，你真是個精細人兒，若都像我這樣粗心，只怕到了太虛還把尤三姐姐嚇的跑個沒影兒呢！」湘蓮也笑道：「悄悄聲兒的睡罷，我讓你是個小兄弟，人家不肯說你什麼玩話罷了，你也別太逞臉了。」二人笑著俱各和衣兒就寢。頭一著枕，早已入了夢鄉了。

起初，但覺耳畔呼呼的風響，停了一會，便覺眼界光明，真是琉璃世界。早望見甄士隱在那裡招手兒，湘、寶二人的真魂一見俱各歡喜，一直的撲了士隱來。寶玉道：「甄老伯，你如何來的這樣快呢？」士隱道：「我在此久等多時了。你們順著我的手瞧，前面隱隱綽綽的那不是太虛幻境的牌坊？寶公是來過兩次的，順著牌坊走去，萬勿一失。我卻不便相陪。」說著，遂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來遞與寶玉，道：「這封書煩二位帶去，轉給我女兒便了。」寶玉接來揣在懷內，三人拱手而別。

不言士隱自回仙洞，且說湘、寶二人歡天喜地的一直順著牌坊走去，約有三里之遙，早望見石頭牌坊上寫著「離恨天」

斗大的三個金字。寶玉見了，不勝大喜，又將對聯看了一遍，與前次的話絲毫不爽，乃笑向湘蓮道：「柳二哥，這個所在我雖然來過兩回，心裡也覺恍惚。我只記得正中的那座殿是警幻仙姑所居，卻不記得別人的住處。」湘蓮道：「依我說咱們先去求見警幻仙姑，說明了來歷，央求仙姑導引才覺妥當。若冒冒失失的造次了，反為不美。」寶玉心中雖是急於要見黛玉，但自己與柳湘蓮同來，也生怕弄出岔兒來。連忙答應了一個「是」。一齊撲了正中的殿來。只見宮門外有五六個仙女在那裡掃花，一見他兩個來了，便都詫異道：「那裡來的野僧、野道，少往前走，仔細黃巾力士來打你們。」湘、寶二人連忙陪笑道：

「神仙姐姐們，我兩個是仙姑的舊門生，特來奉謁的，懇煩神仙姐姐們代為通稟一聲，說賈寶玉、柳湘蓮求見。」只見仙女中有一垂髻女郎，將他二人凝眸端詳了一會，偏向那幾個仙女笑道：「姐姐們，你們仔細瞧瞧這個小和尚，很像那一年來的那個戴紫金冠的小淘氣兒，如今長大了好些，怎麼又出了家了呢？」內中又有個仙女笑道：「可不是他是誰呢？我記得那一年仙姑帶了他來，擺酒作樂的樂了一天，到了晚上還把你兼美姐姐配了他了。想是他吃著甜頭兒了，如今又來了。這一回只怕可就該輪著你了。」只見那垂髻女郎向他啐了一口，笑著進宮去了。寶玉聽了這些話，直樂得心花兒都開了。湘蓮將他捏了一把，低低的問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的悄悄事兒可都教我聽見了。當真的有這樣事麼？」寶玉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你信他們的話呢！」正說著，只見那垂髻女郎走出宮來，笑道：「仙姑有請。」

湘、寶二人整理了衣冠，恭恭敬敬的走進宮來。只見警幻笑嘻嘻的迎了出來，道：「恭喜二位，你們的功行圓滿了。只因你們這些癡情孽債，倒鬧的我們出家人不得安靜，倒成了你們的撮合山了。」湘、寶二人連忙搶步進宮，雙雙叩拜畢，分賓主坐定，仙女獻茶。茶罷，寶玉先就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弟子二人的來歷仙姑既已明白，無庸再瀆。但「所謂伊人」俱在仙姑門下，求仙姑慈悲導引，俯賜矜全，弟子等感恩非淺。」

警幻答道：「柳公之事倒還容易，有他親姐姐作主兒，也就可以成全了。尊駕之事我卻不能包圓兒，我們那個瀟湘仙子的脾氣，你是素日領教過的。雖說你二人的情分生死纏綿，只怕沒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竟有些兒費力呢！」寶玉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答道：「弟子此來，只求相見一面，訴一訴苦心。至於成全一事，弟子另行設法。」警幻聽了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先差人去替你們通知一聲兒。仙女們呢？過來一個。」只見那垂髻女郎走來，警幻道：「你去到絳珠宮、薄命司兩處通知一聲，就說寶二爺、柳二爺到了，看他們是何光景，即速轉來。」女郎應答了一聲，笑著去了。

不言湘、寶二人與警幻閒敘。再說林黛玉自從打發司棋夫婦去後，連日與尤三姐等往來賀謝，熱鬧了幾天，因留迎春同住。這一日清晨起來，閒暇無事，正與迎春、香菱三人談及寶釵寄書的話來，黛玉心中十分感念，意欲向香菱求借返魂香點了，要與寶釵夢中相會。香菱也要回家去看薛姨媽並自己遺下的小孩子兒。惟有迎春心無罣礙，聽見他二人如此計議，反倒笑道：「你們的牽連也太多了，知道點起香來靈驗不靈驗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不要管我們的閒事，誰都像你呢，提起二姐夫來恨的牙都癢癢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晴雯滿臉飛紅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林姑娘，寶二爺找到這裡來了！」黛玉聽了，嚇得心頭突突的亂跳起來，忙道：「這是誰說的話呢？」晴雯答道：「適才警幻仙姑差仙女們來說的，他說寶二爺、柳二爺兩個人都隨了那癩僧、跛道在大荒山出家來，如今都修的功行圓滿了，他師父特意將他二人送到這裡來，與姑娘、尤三姑娘相會來了。」迎春、香菱聽了，倒也十分歡喜，只有林黛玉聽了，眼中流下淚來，忙用手帕握了臉兒，說道：「罷了！道我不見他。」迎春忙勸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這又是何苦呢！可憐兒的寶兄弟千辛萬苦、拋家離業的，不知跟著那僧、道在那裡受了一回罪，也虧他一片的真誠，方能夠熬到這裡來，你如何反倒說出這樣話來！你的意思我也猜著了，必是為我和菱姑娘都在這裡呢，你臉上不好意思，是這個緣故不是呢？你要是為這個緣故，真真的可就俗極了。難道你們兩人的事情，我們兩個人還有個不知道的嗎？」

黛玉聽了，推了迎春一把道：「這個二姐姐，你想是聽見你兄弟來了，把你喜歡糊塗了。你想想，此處又沒有我的父母，又沒有老太太和舅舅、舅母，難道你教我們相會，想是教我們作個淫奔下賤麼？」迎春聽了笑道：「原來是為這個緣故，這也沒有什麼難處的，寶兄弟也是讀書明理的人，等我見了他，先把這些話告訴了他，你們兩人只管好好兒的見見面兒，再叫寶兄弟辛苦一回，到地府裡去見見老太太、姑爹、姑媽，還有什麼不妥當處呢！」黛玉聽了低頭拭淚，便不言語了。迎春便拉了香菱道：「菱姑娘，咱們先到院子裡等著寶兄弟去，可憐兒的，他到底熬的到了這裡了！」香菱也贊歎道：「像寶二爺那樣的人，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。就拿二姑老爺和我們那一個比，真是天淵相隔了。林姑娘還不肯相見，難道你自己心裡也過得去嗎？」說著，便和迎春手拉手兒到院子裡等著寶玉去了。

這裡，黛玉見他二人去了，一面拭著眼淚、一面點手兒把晴雯叫到跟前，附耳低聲道：「你也快出去迎迎去罷。你悄悄的告訴他，就說他的苦處、他的委屈我都知道了，當著二姐姐、菱姑娘，見了面兒不用說的那麼樣樣般的，仔細人家聽見了背地裡當個笑話兒談論。再者，說話、舉動總要規規矩矩的，莫要高興了忘了情，像小時在家裡的那個涎臉的樣兒，可就不成事了。你就去罷，記著些兒。噯！小祖宗真真的是我命裡的魔星！」晴雯聽了笑道：「姑娘的心也太細了，這有什麼怕人笑話的呢。他們也犯不上笑話咱們，我就沒這些心眼兒。」黛玉使性子道：「你是個好的，誰有你好呢，今兒晚上你就服侍他去。」晴雯扭著頭笑道：「人家說的是正經話，又給人家這個話吃來了，把我算個什麼呢，就敢占姑娘的先兒。」黛玉越發著急道：「是了，姑奶奶快去

罷，再挨磨一會人家到了！」

晴雯這才笑著跑了，如飛的趕到迎春、香菱的前頭，口裡一面說道：「二位姑娘慢慢的走，看仔細絆倒了，讓我在宮門外望一望，看來了沒有？」香菱笑道：「晴雯姐姐，我看寶二爺來了，你比林姑娘喜歡的還要緊些兒。」晴雯跑著笑道：「你不用拿這話打趣我，我已經是『老虎不吃人，惡名兒在外』的了。我的臉早已就是城牆了，還怕什麼呢！一會兒你不可不用和林姑娘噉著玩兒，饒是他已經哭的怪可憐兒的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你去你的罷，我們不用你囑咐。」晴雯聽了，笑著一直的跑到宮門外。向南一望，果見遠遠的寶玉拉著金釧兒的手，說說笑笑的來了。晴雯一見，又是喜歡又是傷心，又恨道：「金釧兒這個小蹄子，多早晚兒可就溜著接去了，他倒搶了先兒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玉已到了宮門，驀然見了晴雯，不由的一陣傷心，忙鬆了金釧兒的手跑上來，一捏手便將晴雯的脖子攙住，流淚道：「我的親姐姐，你這幾年可好？活活兒的想壞了我了！」晴雯心中雖有十分的親愛，見寶玉當著金釧兒攙住了他，也覺不好意思，連忙把寶玉的手推下來，哭道：「我的小爺，你怎麼還是這個毛病兒，怨不得林姑娘哭著不肯與你見面兒！」寶玉聽了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告訴我，林妹妹為什麼哭著不肯與我見面？想是他心裡還恨我呢麼！」晴雯拭著眼淚拉了寶玉到垂花門的旁邊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二爺，林姑娘打發我出來迎接二爺來的，教我悄悄的告訴你，說你的委屈你的苦況他知道了。如今二姑娘，菱姑娘都在這裡呢，一會兒見了面，說起話來，不教你當著人說的坑兒卡兒的，仔細人家在背地裡談論；再者還要規規矩矩的，莫要涎臉，教你留點神兒。」寶玉聽了晴雯的一番囑咐，就知道黛玉心中並無恨他之意，又且素日深知黛玉的脾性是要強的，在人面前傷不得一點臉兒的。乃笑道：「妹妹也太多心了，何用差姐姐來囑咐我呢。難道我就是個糊塗蟲，連個人都不知道避諱了。就是當日在家咱們一塊兒玩笑，尚然知道避諱著人，何況如今在他跟前呢！」晴雯笑道：「敢是你嘴裡說的倒好聽，才剛兒見了我可是怎麼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咱們分離了好幾年，我今兒好容易見了姐姐的面兒，只覺情不自禁，那裡還由得我了呢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卻又來，你見了我就情不自禁的由不得你了，一會兒見了林姑娘，少不得越發情不自禁的更由不得你了，還怪人家囑咐你呢。」

二人正說時，只見金釧兒到宮門內張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二爺快進去罷，二姑娘和菱姑娘都在院子裡等著二爺呢。」寶玉聽了，便一手拉了晴雯、一手拉了金釧兒往裡所走，二人捧手笑道：「才囑咐你的是什麼話來，怎麼連窩兒也沒挪可就忘了呢。」金釧兒又道：「我看二爺好是狗改不了吃屎了，才剛兒在街上，就恨不得把人家怎麼樣才好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小蹄子多早晚得了信兒就溜著跑了，我連個氣息兒還不知道呢。」

寶玉笑著忙鬆了他二人的手，一直走進垂花門來。一見了迎春由不得滿眼垂淚，先請了個安。迎春忙拉了他起來，止不住也就哭了。香菱忍淚勸道：「二姑娘，請寶二爺到裡邊坐罷，不用傷心了，仔細招的林姑娘越發要哭壞了呢。」迎春聽了，便止了淚，將寶玉拉到房中。

寶玉重新又與迎春、香菱行過了禮，問好已畢，三人就在對面的四張椅子上坐下，金釧兒隨即送上茶來。寶玉接茶時，望四下裡一看，但見珠簾繡幕，粉壁紗窗，陳設的幽幽雅雅，心中十分喜慰。茶罷，只聽迎春問道：「寶兄弟，前者菱姑娘到此，說你中了第七名舉人，我們就很喜歡。後來又說你跟著一個癩頭和尚出家去了，那和尚到底是個什麼活神仙，你跟他到那裡出家去來？你也不想一想，老爺、太太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，後來可都倚靠著誰呢？」寶玉聽了，淚流滿面道：「二姐姐的話雖然說的是一番大道理，但只是我心裡想著，我和林妹妹自小兒在一處長大，情深義重，如今一旦間弄的他九原銜恨，我心裡怎麼過得去呢？所以，我心裡一痛，就連老爺、太太也顧不得了。幸而遇著了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，將我攜到大荒山空空洞內，與柳湘蓮在一處焚修。如今修煉的雖不能肉體飛升，也算得了些兒道行了。前日幸虧甄老伯賜香引路，所以我同柳二哥才能夠到這裡來了。」香菱忙問道：「寶二爺見我父親來麼？前日我父親說你們都在青埂峰，怎麼又是大荒山呢？」寶玉答道：「青埂峰就是大荒山的一個山峰的名兒。甄老伯有給姐姐帶來的一封信家書在此。」

說著，便從懷內取出書子來，遞與香菱。香菱接來，拆開看了一遍，連忙籠在袖內道：「二姑娘，據我父親書上的話看起來，只怕我們這些人竟有個回生的信兒。卻也好笑，一個人死了怎麼又能活轉過去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甄老伯也曾對二位仙師說來，但只是未來的天機，仙師也不肯說破，也只含糊說了幾句。我們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況且還有好幾個月的光陰呢。你們聽著就是了。」迎春聽了，長出了一口氣道：

「你們都是些有情有義的，都回生去罷，我只住在警幻仙姑那裡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不過所怕的是二姐夫那個混帳東西，你只管放心，我那師父的手段高多著呢，等到回生的時節，只用將孫紹祖捉了來開了他的膛，替另給他換上一副肚腸，還怕他怎的呢？」迎春聽了笑道：「瘋話又上來了。」

香菱忍不住也笑了。

寶玉因見說了半天話，總不見林黛玉出來，心裡就急的受不了，乃悄悄的問迎春道：「林妹妹到底在那裡呢？」迎春笑著向裡間屋裡努嘴道：「他自己不肯出來的，等我們兩人把你帶進去，你好好的見一見他。他才剛兒原是哭著不肯見你的，我們好容易才勸的好了。前者，元妃姐姐打發二嫂子和鴛鴦姐姐到地府裡尋老太太去來，才知道林姑老爺現作豐都的城隍，和老太太認了親了，如今鳳姐姐、鴛鴦姐姐、珠大哥都在姑老爺衙門裡住著呢。前兒姑媽給林妹妹帶了書子來了，說今年裡頭姑老爺轉升了天曹，一同到這裡來相會呢。林妹妹的意思要教你明日往地府裡走一回，見見老太太、姑爹、姑媽，把你們兩人的這一段因果回明了。林妹妹總要等姑爹、姑媽的口話兒，他才肯與你成婚呢。但是地府裡走這一回，你到底肯去不肯去呢？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只要林妹妹不恨我、不惱我，見了面敘敘話，我別說到地府去見老太太、姑爹、姑媽，就教我往閻王殿上上刀山、下油鍋，我也是願意去的。」迎春聽了笑道：「噯喲！你們兩個人到底結了幾十輩子的緣法，怎麼就情義到這步田地了。噯！可憐我們不知把綠豆兒撒到那裡去了。林妹妹，你也該隔著窗櫺聽見了，還哭呢沒有？我們帶了寶兄弟瞧你來了。」

晴雯早把桃紅綾子軟簾揭了起來，迎春拉了寶玉，同了香菱一齊走了進來。只見南邊一個小炕兒放著一張四方小桌兒，兩邊擺列著坐褥，靠枕下面放著兩個腳踏兒。黛玉在西邊坐褥上倚著靠枕用手帕握著臉坐著，見了寶玉進來，又扭過身去哭起來了。寶玉見了心中一慟，那眼淚就像雨點兒一般滾了下來，抽抽噎噎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兩個人倒哭了有半個時辰。

迎春無奈，只得將寶玉扶到東邊坐褥上坐下，自己也坐在寶玉的身旁，用手帕替他擦淚。香菱便在西邊挨著黛玉坐下，也用手帕替黛玉擦淚。晴雯便一盤兒托了四盅茶來放在桌上。迎春、香菱每人端了一盅放在他兩個的唇邊，勸著每人喝了幾口，這才止了哭。寶玉只剛說得「妹妹，我的這個心恨不能掏出來擱在這桌兒上」，黛玉聽了，哽噎道：「你不用說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不怨你的心，我只怨我的命。」迎春聽了笑道：「好了，兩個人說了話了，我們也放了心了。菱姑娘，我們到外間屋裡下盤棋去罷，讓他們好好的坐一會兒。林妹妹再要哭，我們也別理他了。金釧兒，到廚房裡吩咐給寶二爺預備早飯。」說畢，便同香菱到外間坐著去了。

這裡黛玉見他二人去了，便低了頭一言不發。寶玉這才偷眼將黛玉仔細一看，那裡像從前病弱的樣兒了，那個臉兒上真是紅是紅白是白的，眼內的神光真似一汪秋水。寶玉此時喜的心花兒都開了，要想搭訕著說話，又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才好。

呆了半晌，只得搭訕道：「妹妹，我記得我發了瘋病之後，你還到我房裡看過我一回，可是有的麼？」黛玉聽了，點點頭兒。寶玉又道：「那時我心裡總覺迷迷糊糊的，聽見襲人說咱們兩人對廝臉兒笑了半天。後來你說，『寶玉你為什麼瘋了？』我說，『我為林姑娘瘋了。』這可也是有的話麼？」黛玉聽了，扭過頭去道：「你還說呢，都是你鬧的，把我的臉都丟淨了。」

你再不用提這些舊事了，提起來我心裡就受不了！」寶玉忙道：「妹妹不愛聽這些舊事，咱們立刻就說新鮮的。才剛兒二姐姐說老太太和姑爹、姑媽在地府裡認了親了，姑爹、姑媽給妹妹帶了書子來，這可是有的麼？」黛玉點點頭兒，向晴雯道：

「你把前兒的書子找了來給二爺瞧瞧。」晴雯便從書櫥抽屜內找了出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，細細的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你看這個天緣奇巧也就算巧到極處了，想來總是上天可憐咱們兩人的意思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想你明日就去一回罷，盡著住在這裡也不雅相。」

寶玉正欲回答，只見金釧兒舀了臉水，挪過銅盆架來。寶玉見了，忙將僧帽摘下，露出一個光葫蘆來，招的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一齊笑起來，寶玉不解，問道：「你們笑我什麼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你看你這個禿樣兒，還不招人笑麼？」寶玉聽了笑著，索性把僧衣也脫了，只穿著月白色綾襖兒，彎腰洗了臉。

晴雯遞過手巾來擦臉，乃向晴雯道：「元妃姐姐在那裡住著呢？我也得去請請安。」晴雯道：「東邊一帶紅牆，那就是娘娘的赤霞宮。」黛玉道：「只怕娘娘見了你這個禿禿光還要生氣呢。」

晴雯姐姐，我記得你新做的小毛皮襖，長短只怕他也穿得。前兒姑太太給我作來的小毛兒漳絨、有排穗長的褂子，我穿著大長的，只怕也將就得，就只少一雙靴子、一頂帽子。」晴雯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金釧兒妹妹，你到赤霞宮去，把他們小太監的靴子借一雙來，等我拿紙襪子金箔給他作一頂紫金冠，暫且戴了去見一見娘娘。等到下半天回來，再把咱們梳下來的頭髮給他紮個網巾。這一身都齊全了，可就脫了和尚殼兒了。」說的寶玉也笑了。金釧兒便去借靴。

這裡晴雯收拾了臉盆，便將杯箸放在桌兒上，遂又擺上肴饌。黛玉道：「晴雯姐姐，可把仙姑送來的仙酒燙些兒來給二爺喝，我到外間去陪著二姑娘、菱姑娘吃飯去。」只聽迎春在外間說道：「我們早已在這裡吃完了，喝茶呢。你就在屋裡吃罷。」寶玉聽了，巴不得這一聲兒。晴雯斟上酒來，寶玉忙將頭一杯接來，恭恭敬敬的放在黛玉的面前，自己方吃第二杯。

黛玉也並不言語，指示晴雯將肴饌內可吃者都挪到寶玉的面前。

二人並不交言，以心相照而已。飯畢撤去。正然吃茶，只見金釧兒笑著拿進一雙靴子來。寶玉接來一看，倒也時樣，忙脫了僧鞋登在腳上，也覺合適。晴雯遂至套間內取了些襪襪、金箔之類，先剪成個樣兒，然後用漿子糊起來。黛玉也下了炕，進套間裡取出些青緞子來與他作個襪帽兒。寶玉穿了靴子，便走出外間來，與迎春、香菱說了一回閒話，又同到院內看了一回絳珠仙草。

只見金釧兒走來道：「二爺，衣裳、帽子都齊備了，早些兒到娘娘那邊去罷。」寶玉、迎春、香菱三人一齊走了進來，只見黛玉、晴雯早已將紫金冠、襪帽做成了，替他戴在頭上，又拿出小毛袍褂來替他穿上，長短寬窄倒也將就去得。迎春看了笑道：「這不像個人兒了麼？才剛兒從門裡進來，我瞧他打扮的那個樣兒，又是傷心又招人笑。林妹妹，我們兩人把他帶了去罷。方才菱姑娘說，寶兄弟來了，他在這裡住著不方便，暫且在我那裡住兩天，等寶兄弟去了他再來罷。」黛玉聽他說的有理，遂也不肯苦留，乃將他三人送至宮門外，瞧著他們去了，這才回來。

金釧兒便重新擦桌掃地，收拾起來。黛玉悄悄的向晴雯笑道：「晴雯姐姐，我有句話和你商量。我想寶二爺此來並無住處，娘娘那裡是國家的制度，並無留住外戚之理。二姐姐那裡也不大方便，別處是更不用說了。想來想去，若說騰出一間屋子來，教他一個人兒各自睡去，咱們也不大放心；二來外人不知其中的底細，依舊是好說不好聽的；三來他那個涎臉的病兒你也是知道的，教我實在也沒了法兒了。好姐姐，我的意思今兒晚上你受點委屈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姑娘認真的和我玩兒起來了。姑娘是千金貴體，本該要守一番大禮的，難道我們作奴才的就不是十個月養的麼？姑娘也是知道的，當日太太為什麼攆出我來，我如今自己再不尊重些兒，將來拿什麼臉見人呢。」

不過，我如今伺候了姑娘一場，想著後來禿子跟著月亮走，借姑娘的光兒，那就沾了大恩了。今兒晚上可再也不敢違姑娘的主派。」黛玉又發急道：「好姐姐，我也是沒了法兒了才央及你的，你若是執意不肯，這不是安著心兒要壞我的名聲麼？」

晴雯望著黛玉笑了一笑，向金釧兒身上努嘴兒。黛玉會了意，笑著點點頭兒道：「也罷了，一會兒寶二爺回來，你就把這些話悄悄的告訴他。他要肯了，咱們就擺一桌酒席，大家熱熱鬧鬧的坐著說說話兒；他若不肯，還要有別的想頭，我就插上房門再也不理他了。」二人的這番計議，金釧兒只顧擦桌掃地，也並不理會。晴雯又一面取出梳下的頭髮來，紮個網巾。黛玉又用青緞子替他做個瓜皮便帽，釘上一顆大珍珠。金釧兒掃完了地，遂又整理了一桌果碟兒，伺候停妥。

約有掌燈時分，只風寶玉搖搖擺擺的回來，一進門就嚷「好熱！」就解鈕子。晴雯忙攔道：「春天毛孔眼兒是開的，看仔細冒了風，消停一會再脫。」黛玉見晴雯和寶玉說話，便叫了金釧兒同到西套間內，推故作別的去。晴雯遂將寶玉拉到椅子上坐下，把黛玉方才的一番言語，盡情的都告訴了他。寶玉便將晴雯摟在懷裡，笑道：「妹妹不肯罷了，你怎麼也不肯呢？你們也太狠了！」晴雯用指頭在寶玉額上戳了一下，笑道：

「狗攬八堆屎，有個人陪著也就罷了，強如你在大荒山跟著和尚受罪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不用著急，我都遵命就是了。」晴雯聽了，將欲掙脫要走，寶玉又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瞧瞧這是什麼？」遂將自己的袍襟子撩開，露出貼身穿的紅綾襖兒來。晴雯見是自己當日脫給他的，心中一動，便用手翻弄著，仔細看玩。

冷不防寶玉將他的脖子勾住一嗅，晴雯「呸」的啐了一口，連忙掙開跑了。

只見黛玉、金釧兒從西套間內走了出來，手裡拿著一對玻璃燈罩兒。寶玉連忙站了起來，笑道：「元妃姐姐問妹妹的好。」黛玉也笑道：「元妃姐姐見了你可說了些什麼？」寶玉道：

「元妃姐姐一見面，先就申飭了一頓，說我為什麼撇下老爺、太太跟著和尚去了呢！」黛玉點頭笑道：「這個申飭的很是。」

還說什麼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還說，『你林妹妹是讀書明禮的人，他怎麼樣說你就怎麼樣聽，口強不得一句嘴兒的。』」黛玉聽了，抿著嘴笑道：「這也是該的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金釧兒走來道：「燈都點上了，請二爺、姑娘裡間坐去罷。」寶、黛二人聽了，走了進來。只見炕上擺著一桌果碟，當中鋪著兩個大坐褥，兩邊一邊一個小坐褥。黛玉道：「這又是晴雯姐姐乾的典故兒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姑娘才說大家熱鬧熱鬧，若不這樣鋪設，我們兩人可怎麼坐呢？」黛玉聽了便不言語了。因天氣和暖，遂脫了小毛皮襖，只穿著桃紅綾子綿襖，片金鑲邊的坎肩褂。寶玉穿著月白色綾襖，絳色領衣，換上瓜皮便帽。二人只得上炕並排兒坐下。晴雯、金釧兒斟了酒，也就坐在兩邊。寶玉吃著酒，有一答兒沒一答兒的只是追問黛玉臨死之事。黛玉皺眉道：「說過不許提舊事了，難道你口裡說著心裡也不害煩麼？我教你看個新鮮事兒。晴雯姐姐，把前兒寶姐姐寄來的詩找來。」寶玉聽了驚訝道：「寶姐姐的詩怎麼能寄到這裡來了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的《芙蓉詠》怎麼就能來呢？」

寶玉聽了，正欲細問《芙蓉詠》的話，只見晴雯找了詩來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看了一遍，不覺淚流滿面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瞧這意是寶姐姐替我辯了冤了。只是『紅葉句休賦，白頭吟敢辭』，令我讀之酸鼻罷了。我只顧得了妹妹，也就顧不得寶姐姐了！」黛玉道：「你前日這件事也行的太孟浪了。我自從得詩之後，心中十分感念，正要到家與寶姐姐夢中相會，偏你又來了。依我說，你竟把你的這些原委給寶姐姐寫封書啟，我替你帶去，也教他放心，就是日後回去也好見面。若說只顧了我不顧寶姐姐了，那成個什麼人兒呢？」寶玉聽了點頭道：「明日我就寫書子，但不知妹妹有何仙術可與寶姐姐夢中相會呢？」黛玉便將和香菱借返魂香的話述了一遍，寶玉驚喜道：「我們昨晚也是蒙甄老伯賜香點了，才能夠到這裡來的。妹妹，他既有這香，你為什麼不早借了來點上，和我夢中相會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你這又是胡說了，我夢中會你做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這麼說，妹妹還是恨我呢。我聽見大嫂子說，你臨終之時大叫一聲，說『寶玉你好』四個字就不說了，直到如今我總猜不著底下的話是什麼？好妹妹，你告訴我底下的話罷！」黛玉聽了，把頭一扭，總不言語。寶玉見他不理了，又自己笑道：「哦！我猜著了，必定說的是『寶玉你好沒良心！』是不是呢？」

說的晴雯、金釧兒一齊都笑起來。招的黛玉也不由得笑道：「罷罷罷！你饒了我罷，你也和他們兩人敘敘舊，讓我閉閉眼睛養養神兒。」說著，便挪過靠枕來，歪倒身子，一手支頤，合目而盹。兼之帶了三分酒意，兩頰紅暈，真是一副美人春睡圖。

這裡，寶玉不錯眼珠的發起呆來。晴雯在燈背後向寶玉笑著，先丟眼色，後打手勢，作摟抱接唇之狀，又指指黛玉。

寶玉只是搖頭伸舌兒的笑，不敢造次。只聽黛玉從鼻子裡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作什麼呢？你也問問你們那個二爺，他到底敢不敢呢？」寶玉忙笑道：「這個我真可不敢，我怕妹妹惱了不理我了。」黛玉笑著坐了起來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晴雯覺得不好意思，乃扯縷子道：「夜深了，酒也夠了，請二爺安歇罷。我先到西套間裡替他們鋪炕去。」

於是，大家起了席，撤去杯盤，正在漱口吃茶。只見晴雯走來笑道：「鋪設好了，金釧兒妹妹，姑娘教你跟了二爺服侍去呢。」金釧兒紅了臉道：「我沒有服侍慣二爺，你是從小兒服侍慣了的。」晴雯道：「只怕由不得你了。」說著，便將金釧兒一抱，抱了出去。金釧兒急的嚷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要這麼硬來，我可又要跳井呢。」晴雯那有工夫理他，將他推到西套間裡，又將寶玉也送了過去，將門扇兒倒扣起來，側耳向內細聽。只聽裡面二人嘻嘻的笑了一陣，並不聽見別的說話。正待轉身要走，忽聽寶玉笑道：「我把你親親的摟住，叫你一聲林妹妹，你可答應好不好呢？」只聽金釧兒笑道：「我不敢，我怕林姑娘知道了又要生氣呢？」寶玉又笑道：「不然，我把你摟住，叫一聲晴雯姐姐你答應，這可好應？」又聽金釧兒笑道：「我不，我也犯不上借人家的光兒！」寶玉又笑道：「你就都不肯，我就把你摟住叫個親親兒的金釧兒妹妹，這可該你答應了罷？」只聽金釧兒「呸」的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你看你這個涎臉的樣兒，恨也恨死我了！」晴雯聽到這裡，由不得笑的握著嘴走來告訴了黛玉。黛玉聽了也笑道：「盡他們去罷，聽他做什麼！我們也睡罷。」於是，晴雯服侍黛玉安寢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原來尤氏姊妹聽見柳湘蓮到了，十分歡喜。秦氏又從旁慫恿，使二姐主婚，警幻為媒，就將他二人即日合巹，成就了百年之好，無庸瑣述。到了次日，便先差人到絳珠宮致賀。這裡，寶玉起來洗了臉，也便親身至湘蓮處道喜。二人相見，寶玉便將黛玉的一段守禮之處，告訴了湘蓮一遍，湘蓮也深加敬服，遂自己慨然願隨寶玉同赴豐都。寶玉大喜，議定過了三朝，一同前往。又請出尤氏姊妹並秦氏來，大家相見，敘了些當日的舊話，遂在湘蓮處吃了早飯方回。

黛玉此時已將與賈母，並自己的父母請安的稟啟寫完封好了。聽見柳湘蓮願隨同往，更加歡喜。便教晴雯取出些尺頭來，與寶玉、湘蓮二人製作行衣，又催著寶玉與寶釵寫了一封書子，諸事停妥。到了第三日也大排筵宴，請了眾人來。寶玉陪著湘蓮在外，黛玉陪著迎春、香菱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氏、妙玉、警幻在內室，熱鬧了一天。到了第四日，寶玉先到赤霞宮叩辭了元妃，元妃又賞了許多衣物並兩名小太監服役，這才回來。

又與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鬧了一出長亭餞別，然後到薄命司邀了湘蓮，帶著兩名內監，起身赴地府去了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再說賈政自奉了慈極安厝回來，居官勤慎，聖眷日隆。過了些時，便升了工部侍郎。這一日下朝回來，剛至院中，聽得上房內一片哭聲。進來看時，只見王夫人在炕上哭的兩鬢蓬鬆，捶牀搗枕的只叫：「寶玉我的兒啊，你到底到那裡出家去了，教我那一會兒不想你啣！」又見寶釵、李紈、惜春並丫頭、老婆子們站了一地，都在那裡陪哭。賈政見了這般光景，也不禁傷心落淚，乃勸道：「夫人也不必盡自哭了，俗語說的好，『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』，這也是個一定的道理。若只管時常的哭起來，不惟無益，而且白糟蹋了身子。」王夫人哭道：「老爺說的雖然有理，但只是他果然死了，我倒也死心塌地的不想他了。昨兒晚上我做了一夢，夢到一個荒山曠野的地方，只見寶玉同著一年少年的道士，笑嘻嘻的從一個石頭洞裡走了出來，我就哭著叫他：『寶玉，你怎麼不回家來呢！』」只聽寶玉答道：

『我們要到天上找林妹妹去呢！』我就趕了去，要拉他回來。又見前面站著個老道士，將袍袖子一摔，我就像從半虛空裡掉下來的似的，嚇了我一身冷汗。醒來聽了聽正是三更天。我想林姑娘已是死了，他如今要到天上找去，這也就是不祥之兆了。可憐我們娘兒們今輩子再也不能見面了。」賈政聽了，正要解說夢境無憑的話，只見賈璉同著平兒也來了。見了王夫人的光景，就知道是想起寶玉來了。賈璉料著不能直勸，乃扯謊道：

「太太不必哭了。姪兒昨兒在外頭得了個荒信兒，有人說離這裡有三百多路有個宏恩寺，那裡和尚最多，內中有個新出家的小和尚，人人都說生的清俊，像是個大家兒的公子，姪兒明日騎上快馬到那裡查一查，保不住寶兄弟年輕，教和尚迷了去也不可。知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信以為真，這就不哭了，便追根究底的問起賈璉來。賈璉又編排著說了會子。賈政明知賈璉是謊，只圖王夫人喜歡，也就跟著說了幾句，便同賈璉到書房裡去了。

這裡，李紈也將寶釵勸住，大家服侍王夫人吃了早飯，這才各自散去。

寶釵回到房中，坐在榻上思前想後，不覺又傷起心來。自己想著：若說與寶玉無緣，怎麼又有金玉相配之驗；若說與寶玉有緣，怎麼又有個林妹妹在中間攪和著呢？又細想寶玉和黛玉他兩個那一番情分，所有在大觀園的人，那一個不知道呢，怎麼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卻不把林妹妹配他，偏又捨近而求遠的把我娶了來？如今弄的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嫁的嫁了，閃得我有始無終的，臉上也見不得人了。昨兒晚上，太太又夢見他要上天去找林妹妹，這也就奇怪極了。就是我除夕寄林妹妹的詩，也不過是一時感懷，作無聊之極思罷了，難道林妹妹認真的成了仙了？噯！顰兒，你若認真的成了仙，也該把做姐姐的攜帶攜帶，也不枉咱們姊妹們和好一場。我也時常肯做夢，怎麼就總夢不見你們兩個人呢？想到此處，不覺又滾下淚來。

鶯兒在旁勸道：「姑娘，太太剛剛兒的不哭了，姑娘又怎麼傷起心來了。倘或教太太過來看見了，又要招的盡自哭了。」正說到這裡，只見秋紋和麝月進來說道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未知湘雲與寶釵相見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